

## 弘一法師書寫《華嚴經》之藝術實踐與宗教行持\*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博士班三年級  
黃婉君

### 摘 要

弘一法師的出家如同一聲春雷，撼動當時的藝術界與教育界。弘一法師為近代傑出的藝術家也是偉大的教育家，當他在藝術界與教育界達到巔峰時，突然又消失去尋求人生的另一高峰。正如同豐子愷「人生三層樓」的比喻，他最終走向人生最高樓層——宗教生活。

弘一法師出家後，一切以道業為重，放下世間藝術，提起如來家業，發菩提心，廣度群生。然而，他棄各藝事唯獨書法以文字為表現的媒材，藉此廣結善緣並進一步渡化眾生。法師在《李息翁臨古法書序》一文也說：「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戒。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無益矣。」弘一法師秉持這個理念，花費許多精力在書寫佛語，他運筆緩慢，放下世間書法家的一切技法，蛻變轉化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弘一體」。弘一法師書寫《華嚴經》偈語、經文的目的是希望弘布華嚴。在修行方面，亦幻法師曾說弘一法師的修行脈絡可歸納為：「以華嚴為境」、「以戒行為行」、「以念佛為果」，可見得《華嚴經》對弘一法師的影響。

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寫的內容與風格有很大的轉變。書風的轉變與其人生歷練、修持境界有很大的關係。本論文將從《華嚴經》對弘一法師的影響，再進一步探討弘一法師書寫《華嚴經》於宗教行持的意義。

**關鍵詞：**《華嚴經》、弘一法師、高僧書法、寫經、印光

---

\* 本文初稿，曾口頭發表於「202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2024.12.07），當時的講評人陳琪瑛教授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本論文據其建議斟酌修改，在此表達謝意。

## 一、前言

弘一法師留給世人的藝術有：書法、篆刻、音樂、繪畫、詩文，他在中國藝術史上是罕見的藝術天才，這些有相的藝術在中國音樂史、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除了有相藝術，他留給世人最寶貴的藝術是無相藝術——人格修養。欣賞弘一法師的寫經書法能感受到他的人格修養。正如同書法家虞世南《筆髓論》所說，「字態，心之輔也；心悟，合於妙也」。弘一法師常說：「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sup>1</sup>，他十分重視人格修養，認為其重於寫字技能。書法研究的專家杜忠誥認為：「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以此來衡量的話，弘一大師絕對是標準的儒門弟子。自小按部就班地接受四書、五經等儒家文化薰陶的他，後來雖然剃度了，出家後並且嚴持戒律，勤修梵行，儼然佛門龍象。但在骨子裡，卻仍然是非常『儒家』的」。<sup>2</sup>弘一法師寫經都是為了父母、友人、居士、學生、學生的父母、十方眾生，從寫經的動機足見他對長輩的仁孝，對晚輩的慈愛，展現了標準的儒者風範。

目前學術界討論弘一法師的焦點多在教育、藝術風格、音樂成就、美學地位、出家前後書法風格的轉變、戒律的貢獻。學術界討論弘一法師的書法大多從美學的角度去探討，但事實上弘一法師出家後的書法創作是為了宗教的弘布，然而很少研究從宗教的角度去探討弘一法師書法寫經的意義。根據學者李璧苑的研究，弘一法師出家後所寫的佛經有五十五部之多<sup>3</sup>，經偈集聯則以輯自《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句而成的《華嚴集聯三百》最具代表性。據陳慧劍居士統計，弘一法師散寫的華嚴經句、經文多達兩萬多幅，可見其竭盡己力弘布華嚴。他一方面恭寫了《華嚴集聯三百》，並在集聯序文寫「惟願後賢見集聯更復發心，讀誦研習華嚴大典，以茲集聯為因，得入毗盧淵府，是尤余所希冀者焉。」<sup>4</sup>

弘一法師的學生范古農曾說：「……師初出家，在虎跑寺，見其懺『地藏課』，甚嚴，瓣香靈峰藕益，奉《宗論》為圭臬。又知法門唯淨土為最方便，教義唯《華嚴》為最完備；而《華嚴》『普賢十大願王』，又有導歸極樂之功，與淨土法門有密切之關係。其弘律宗南山，南山之於教亦依賢首。故綜師之佛學——於律、於教《華

<sup>1</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六》（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212。

<sup>2</sup> 杜忠誥，〈是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弘一法師書藝讀後〉，收入《弘一法師翰墨因緣》（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6年），頁102-103。

<sup>3</sup> 李璧苑，《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122。

<sup>4</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一》，頁131。

嚴》、於淨，一以貫之」。<sup>5</sup>也就是說弘一法師學佛的脈絡是：一，以華嚴為境；二，以戒律為行；三，以念佛為果。

印光法師，由儒入佛，飽學碩德。後人尊為淨土宗十三祖，有儒家經典基礎，又能苦修的淨土高僧。弟子弘一法師記印光在普陀的苦行細節「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三十餘年矣。食畢，以舌舐碗，至極淨為止。復以開水注入碗中，滌蕩其餘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sup>6</sup>刻苦如此。民國元年（1912），印光的佛學文集，經人發表印行，妙筆生花，造成極大的歡迎。到西元 1923 年，印光受徐世昌總統贈匾，已舉世聞名。後來印光被佛教界推崇為淨土十三祖。印光在北京紅螺山開始，扭轉淨土宗的形象，是他生平對佛教中興最大的貢獻。弘一法師初出家時，對佛門禮儀尚未明瞭，皆向印光法師請教。我們從《印光法師文鈔》內容中得知，印光法師對弘一法師關懷備至。印公對弘一法師寫經的指示亦極其詳盡，弘一法師的寫經態度受印光影響之深。

近代美學家朱光潛論「詩的隱與顯」時，曾說：「詩的最大目的在抒情，不在才」。又說：「情勝於才的，仍不失其為詩人之詩；才勝於情的，往往流於雄辯。」<sup>7</sup>雖是論詩，若論書法也頗為適宜。歷代知名僧人書法家：智永、懷素、八大，甚至是中國文人書家，如蘇東坡、黃山谷、黃道周等人的作品都有幾分「逞才」、「炫技」的味道。弘一法師雖才情高超，但書藝的表現謙卑內斂，出家後的書藝有如「曖曖內含光」的地步。猶如書法研究專家 杜忠誥所比喻：「若以拳術為喻。其他書家所詣雖互有高下，打的多半是外家拳；而大師打的則是太極內家拳（黃山谷書亦有幾分太極拳成分）。甚至同是太極高手的碑學書家于右老，其作品與弘一大師書中所蘊蓄的能量比較起來，似又顯得弘一大師的內家工夫要略勝一籌。」<sup>8</sup>弘一法師的書法風格看似「孤立緣絕」的弘體，卻有「愈密而愈顯」的道理。

## 二、弘一法師與《華嚴經》

### （一）修持《華嚴經》緣起

根據《弘一大師年譜》，弘一大師發心盡未來際讀誦、受持、如說修行《華嚴經》是在夢中所感，他在〈夢後書華嚴經偈贈普潤法師自跋〉寫道：

<sup>5</sup> 夏丏尊，《弘一大師永懷錄》（臺北：龍樹出版社，1991年），頁148-149。

<sup>6</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1655。

<sup>7</sup> 朱光潛，《談美》（臺北：彩虹出版社，1986年），頁26-27。

<sup>8</sup> 杜忠誥，〈弘一大師書藝管窺〉，收入《中國書畫藝術研討會 2013》（臺北：台灣畫院，2013年），頁151。

歲次癸酉正月八日，移居妙釋禪寺。是夜余夢身為少年，偕儒師行。聞後有人朗誦華嚴偈句，審知其為賢首品文。音節激楚，感人甚深，未能捨去。與儒師返，見十數人席地聚，坐中有一人操理絲絃，一長髯老人即是歌者，座前置紙，大字一行，若寫華嚴經名。餘乃知彼以歌而說法者，深敬仰之；邃欲入座，因問聽眾：可有隙地容余等否？彼謂兩端悉是虛席。余即脫屣，方欲參座，而夢醒矣。回憶華嚴賢首品偈，似為發心行相五頌，因於是夜篝燈書之。願盡未來際，讀誦受持如說修行焉。演音。<sup>9</sup>

弘一法師於妙釋禪寺掛單，深夜夢見自己為少年，同時與自己的老師同行。聽到有人朗誦華嚴偈，深受音節感動而捨不得離去。又見一群人席地坐，其中有人彈奏古琴，有一老者在歌頌，桌上置紙，紙上書寫《華嚴經》名。弘一法師很清楚這位老者是透過歌頌在說法。引文中「餘乃知彼以歌而說法者，深敬仰之」，以歌而說法，也可以說用藝術來弘法。在這場夢中，弘一法師得到最大的啟示即是用藝術來弘法，且弘揚《華嚴經》。因此，弘一法師出家後製作佛曲、書寫「弘體」《華嚴經》集句，同時讀誦、受持《華嚴經》為日常定課。

## （二）《華嚴經》對弘一法師的影響

亦幻法師曾歸納弘一法師的佛學思想體系是以「華嚴為境，四分戒律為行，導歸淨土為果」<sup>10</sup>從目前學界對於弘一法師的研究，即可知華嚴思想在弘一大師的佛學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弘一法師不僅將《華嚴經》作為日誦、輪誦的常課，更能背誦華嚴諸品多種。<sup>11</sup>在誦讀和背誦的同時，弘一法師對《華嚴經》作了精到的研究。在版本上，弘一法師閱覽了《華嚴經》各家的疏注義解，更閱讀了日本的《華嚴吞海集》、《普賢行願品梵文考》及《華嚴經疏論纂要》，甚至弘一法師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討論《華嚴經》版本精粗缺失的問題。從弘一法師與蔡丐因的書信中得知弘一法師對各家的疏注義解的評論：

《華嚴懸談》，文學古拙，頗有未易解處，宜參閱[宋]鮮演《華嚴談玄決擇》（共六卷，初卷佚失，今存五卷，收入《續藏經》中。）及[元]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常州刻經處刊行，共十冊。）反復研味，乃能明。仁者若欲窮研《華嚴》，於《清涼疏鈔》外，復應讀[唐]智儼《搜玄記》（共五卷，每卷分本末，第四卷之中已佚失，此殘本，今收入《續藏經》中。）

<sup>9</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五》，頁 2527。

<sup>10</sup> 夏丐尊，《弘一大師永懷錄》，頁 43。

<sup>11</sup> 侯秋東主編，《弘一大師人格思想論文集》（臺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2008 年），頁 8。

及賢首《探玄記》(二十卷,金陵刻經處刊行,共三十冊,徐蔚如釐會。)《清涼疏鈔》多宗賢首遺軌,賢首復承智儼之學脈,師資綿續,先後一揆。三師撰述,並傳世間,各有所長,寧可偏廢。乃或故為軒輊,謂其青出於藍,繹斯言,蓋非通論。前賢創作者難,後賢依據成章,發揮光大,亦惟是纘其遺緒耳,豈果有異於前賢耶?至若慧苑《刊定記》(共十五卷,第六第七佚失,此殘本今收入《續藏經》中。)反戾師承,別辟徑路,賢宗諸德,並致攻難,然亦未妨虛懷玩索,異議互陳,並資顯發,豈必深悉而痛絕耶?<sup>12</sup>

從上引文可知,弘一法師寫給晚輩的書信,足見他對歷代祖師、學者的《華嚴》註疏有透徹的研究,甚至能夠評論各家的優缺點。正如同他所說的:「前賢創作者難,後賢依據成章,發揮光大」。弘一法師亦針對這些《華嚴》註疏發揮光大,專門撰文《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根據學者不同根器、好要,一一對其讀誦研習作循序漸進的介紹。弘一法師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述:

若好樂簡略者,宜讀唐貞元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末卷。……而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義豐,功高德廣,能簡能易,惟遠惟深,可贊可傳,可行可寶。故西域相傳云:普賢行願贊為略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廣普賢行願贊。或兼讀唐譯《華嚴經淨行品》……以上二種,宜奉為日課。此外,若欲讀他品者,如下所記數品之中,或一或多,隨力讀之。《菩薩問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十行品》、《十回向初品回向章》、《十忍品》、《如來出現品》。(以上皆唐譯)。若欲讀全經者,宜讀唐譯(揚州磚橋法藏寺版最善,共二十冊)……若有餘力者,宜兼普晉譯(金陵版共十六冊)。……<sup>13</sup>

在「研習章」裡,弘一法師開示道:

若好要樂簡略者,宜先閱《華嚴感應緣起傳》(揚州版共一冊)。若欲參閱他種者宜悅《華嚴玄談》第七部類品會、第八傳譯感通二章……若更欲詳知者,宜閱《華嚴吞海集》……並宜略閱唐譯全經一遍,乃可貫通。若欲知《普賢行願品》末卷大旨者,宜閱《普賢行願品》第四十卷疏節錄。又讀他品時,宜讀《華嚴網要》此品釋文……若更欲窮研者,宜依《大藏輯要》目錄提要「華嚴部」所列者隨力閱之……更益以此宗諸祖撰述等,茲不具錄。……《華嚴合論》最後閱之。……<sup>14</sup>

<sup>12</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八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11年),頁155。

<sup>13</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一冊》,頁259-260。

<sup>14</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一冊》,頁259-260。

其間大師對讀經及研習次第安排的理由均作了各家引述性說明。足見大師指導晚輩之殷殷教導。「研習章」裡可知弘一法師對於修學《華嚴》的感應十分重視，從感應故事裡生起修學的信心。在《華嚴》註疏方面，弘一法師也不限於中國祖師的著作，更以開闊的視野閱讀日本《華嚴》註疏、梵文譯本。可見得，弘一法師不是一位文化沙文主義者，廣納他國對《華嚴經》的詮釋論點。

華嚴思想的實踐方面，他十分重視將華嚴的「圓融無礙」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他在書寫給蔡丐因「南無阿彌陀佛」的墨寶中，曾抄錄了靈峰藕益大師的法語：

佛為初機之人，必深談理性，欲其以理融事，不滯於事也。若為深位菩薩，必廣該事項，欲其以事攝事，不滯於理也。不滯於事，則一事通達一切名理，事理無礙；不滯於理，則一事通達一切事名，事事無礙。<sup>15</sup>

在弘揚佛法方面，弘一法師亦是「理事無礙」不拘泥於佛戒「不自歌舞，也不觀聽歌舞」。落實普賢精神：「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sup>16</sup>一九二九年，弘一法師為太虛法師的《三寶歌》譜曲<sup>17</sup>，一九三一年，綴錄明代藕益大師的隨筆，撰《清涼歌集》歌詞<sup>18</sup>。有別於傳統佛教梵唄唱誦，弘一法師在佛樂的貢獻是採用西洋歌曲宣揚佛理，為化俗啟道開拓了新的路徑。

### 三、印光法師與弘一法師寫經

#### （一）印光德行上的感化

印光法師（1861-1940）為民國以來弘揚淨土法門最成功、影響最深遠的高僧。留美學者陳榮捷博士，在他的著作《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中談到，印光法師改變佛教的形象，由淨土的形式主義到虔敬主義。在當時，大多的佛教徒已習慣「口頭誦經，外加撚數念珠、誦經、禮拜佛像、放生、祈求長壽與永生等」<sup>19</sup>。直到1921年，北京的淨土中心紅螺山，覺醒的跡象很明顯。印光法師的著作豐富《文鈔》（正

<sup>15</sup> 夏丐尊，《弘一大師永懷錄》，頁175。

<sup>16</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 R2, T10, no. 293, p. 847a8-9。

<sup>17</sup>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263。

<sup>18</sup> 弘一法師的《清涼歌集》歌詞，眾多學者認為是弘一法師自撰，但經學者戴嘉枋查證《清涼》一首未見出處外，其中的《觀心》摘錄自明代藕益大部的法語；《世夢》、《山色》、《花香》摘錄了明代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可參見《弘一大師全集 第九冊》中的第169、185、187、205、206頁上法師相應調幅書法的跋注。

<sup>19</sup> 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頁83。

編、續編、三編)、《嘉言錄》、《文鈔菁華錄》、《法語》，這些法語直到現代廣泛流通於各寺院、道場，令讀者對淨土生起信願。太虛大師讚美他「清季民初，盡一生精力，荷擔斯法（淨土），解行雙覺者。」<sup>20</sup>

弘一法師初出家時，曾親近印光大師，從旁學習印光法師的日常。在相處中，將印光法師令人敬佩處分為四盛德：習勞、借福、注重因果、專心念佛。因此，弘一法師建議佛學青年應注意四項，即「惜福、習勞、持戒、自尊」。弘一法師敬仰印光大師而接受其思想，他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sup>21</sup>從弘一法師的遺著中可以得知其最佩服印光大師的德行與教導，尤其是念佛法門。弘一法師十分認同他所提出的「持名念佛」，念佛對於現代人簡單且契機。

## （二）印光法師對弘公寫經修行的指點

從《印光法師文鈔》中的書信，可以看出印光對弘公的教導無微不至、細心周到。在寫經方面，印光從態度上入手，尤其注重「誠」、「恭敬」。印光說：

寫經不同寫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sup>22</sup>

從字體上，則示：

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斷不可用！<sup>23</sup>

印光法師談到寫經如同進士寫策，可見其恭敬、慎重的心。在字體上用正式體，而不是書札體。所謂「書札體」根據《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復弘一師書二〉判斷是行草體，「正式體」為楷書。弘一法師寫經以楷書為體，融合「魏碑」或「隸書」風格為輔。印光法師在信中提醒，古今人用行草寫經，他極不認同。同時，舉例當時揚州的寬慧法師發心書寫《華嚴經》六十餘卷，其筆法潦草，印光法師極力呵斥：寫經一筆一畫，必恭必敬。<sup>24</sup>

當印光知弘公發心刺血寫經後，即致書：

<sup>20</sup> 釋印光，〈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印光大師全集》冊七（出版時地不詳），頁4。

<sup>21</sup> 釋印光，〈弘一人覆王心湛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冊五（出版時地不詳），頁2616。

<sup>22</sup> 釋印光，〈復弘一師書一〉，《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頁72。

<sup>23</sup> 釋印光，〈復弘一師書一〉，《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頁71。

<sup>24</sup> 釋印光，〈復弘一師書一〉，《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頁73。

座下勇猛精進，為人所難能。又欲刺血寫經，可謂重法輕身，必得大逐所願矣。雖然，光願座下先專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後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虧神弱，難為進趨耳。入道多門，惟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sup>25</sup>

印光法師苦口婆心，擔心晚輩發心用功過猛而血虧神弱。他觀機逗教，建議其先修念佛三昧，再進一步刺血寫經。在刺血寫經的細節上，談到古人刺血寫經有合金、合硃、合墨數種。愍山大師寫經有皇太后供給紙與金。愍山於五台妙德庵刺舌血合金寫《華嚴經》。妙峰和尚刺舌血一分為二，一份研硃書寫華嚴，一份蒙山施食鬼神。高麗南湖奇禪師，刺舌血研墨書寫《彌陀要解》做刻板底樣廣為流通。印光法師舉出三位高僧的故事作為弘一法師刺血寫經的參考。<sup>26</sup>

在寫經尺寸的安排，弘一法師也十分尊重印光法師的意見。如 1926 年，弘公致黃慶瀾的信曾提：

去年陳伯衡居士石印拙書《八大人覺經》，曾呈法兩老人（印光別號）閱覽，老人以為折本太長，未便放置，以後再印，宜改短云云。故今所寫《行願品偈》未寫冠首之科文，及後附之釋經名題。<sup>27</sup>

可見弘公對印光法師的尊重。印光法師十分有遠見，《八大人覺經》內容簡短，易讀誦。折本太長不易收藏、攜帶、放置，依照印光的指示改短，方便流通、讀誦。

#### 四、墨香融妙義，以書法弘布華嚴

自一九二四年初寫《華嚴淨行品偈》贈送黃涵之後，弘一法師陸續寫出《華嚴經》偈及長行的有《普賢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華嚴集聯三百》、《普賢行願品偈》等，其中很多是重複寫出贈人。他自稱寫經中書法最精工者，是一九二六年在廬山青蓬寺所寫的《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其風格樸素淡雅、清氣四溢，被太虛法師譽為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他還一度發展要刺血寫《華嚴經》，後經印光法師勸阻乃未果行。印光法師表示，他觀察近代刺血寫經的人，只是造業，了無恭敬之心，只是想博取自己真心修行之名。<sup>28</sup>

<sup>25</sup> 釋印光，〈復弘一師書一〉，《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頁 71。

<sup>26</sup> 釋印光，〈復弘一師書一〉，《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頁 71。

<sup>27</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九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06。

<sup>28</sup> 侯秋東主編，《弘一大師人格思想論文集》（臺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2008 年），頁 16。

其次，據陳慧劍居士查閱，大師還散寫華嚴經偈語、經文贈人的多達二萬幅之多。書法內容為「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sup>29</sup>、「常為出家修淨戒，普為眾生作世燈」<sup>30</sup>、「見佛自在生歡喜，發心迴向趣菩提」<sup>31</sup>，這些經偈、散句，分別從三種《華嚴》選配成文，……今天我們看到弘一大師遺留在世間的書法，其中除經本、佛言、古德詩句之外，幾全是《華嚴》偈頌。<sup>32</sup>

在寫經書法方法上，弘一大師曾引虞世南《筆髓論》之「心悟契妙」談寫字。在章法上，其《致馬冬涵書》中也說：「朽人於寫字時，皆依西洋畫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於常人所注意之字畫、筆法、筆力、結構、神韻，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決不用心揣摩。」<sup>33</sup>可見得弘一法師寫經已放下任何筆法規則，用「無住生心」在寫字。

此外，劉質平《弘一法師遺墨的保存及其生活回憶》亦記：「時閉門除余外，不許他人在旁，恐亂神也。……余執紙師則聚精會神，落筆遲遲，一點一劃，均以全力赴之。」<sup>34</sup>

由此可知，弘一大師作書時之心境是靜定專一的功夫。寫字如同念佛一般，需要清場不准外人來亂神。這與一般書法家動不動就現場揮毫，兩者心境不同。弘一又說：「論寫字刻印等，皆足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沖逸之致也。」<sup>35</sup>對弘一法師來說，寫字純是修養心性的手段，正如陳慧劍評弘一寫字「心如靜水，意似抽絲」。

弘一法師的墨寶給後人的影響分兩種：第一種是用眼識的現量也就是現代所調的直觀。換句話說，藉由弘一法師的書法，印入我們的眼識與我們身心合一。第二種是由意識的比量，現在所謂的邏輯思考、義理分析。弘一法師的出家後的墨寶大多以佛號、佛菩薩聖號、佛經偈語、古德格言，內容以勸人念佛、勸人慈悲喜捨、勸持戒、勸反省、勸人明心見性。弘一法師已圓寂將近一甲子以上，其德行依然影響後世深遠。其墨寶在馬路電線杆上，寺廟的圍牆上，私家轎車上，看到大師寫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的複製品。大師在《格言別錄》中所寫的聯語，也被製成月曆，掛在佛教家庭裡。在寺廟旅遊也常常在大陸佛寺的牆上看見漆有仿製大師筆

<sup>29</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 R2, T10, no. 279, p. 127a13。

<sup>30</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一》，頁 310。

<sup>31</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一》，頁 219。

<sup>32</sup>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141。

<sup>33</sup> 秦啟明編注，《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62。

<sup>34</sup> 夏宗萬編，《弘一大師遺墨》（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 210-211。

<sup>35</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八冊》，頁 252。

法的六字佛號。<sup>36</sup>可見華人社會依然有很多人喜愛大師別具一格、超塵脫俗的字體，弘一法師墨寶給大眾帶來的影響是深遠普遍的。

## 五、結論

弘一法師因受范古農居士勸說「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sup>37</sup>此語的影響，弘一法師書寫了大量的佛經偈語，而形成了在近代書壇上獨特的「弘體」書法，這無疑是對中國書法的重大貢獻。

弘一法師完全擺脫書法家的筆法、章法，跳脫中國書法的規則在寫字，然而其書法依然深受許多三寶弟字、收藏家喜愛。弘體書法何以深受大眾愛戴，誠如葉聖陶所說：「若問我他的字為什麼教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它蘊藉有味。就全幅看，許多字是互相親和的，好比一堂謙恭溫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基疏，密處不嫌甚密，祇覺得每一畫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教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有時有點像小孩子所寫的那麼天真，但一邊是原始的，一邊是純熟的，這分別又顯然可見。總括以上這些，就是所謂蘊藉。毫不矜才使氣，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sup>38</sup>在中國藝術史裡，文人將中國書畫分為三品（能品、妙品、神品）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收藏，時常能看到歷代帝王於收藏品中題字「神品」。除了三品之外，更有超越形態、邏輯的稱為「逸品」，非為畫作，寫書畫只為敘述其心境。禪僧所畫的禪畫常被文人定義為逸品，書畫者不為金錢、物質所影響，藝術風格使觀者忘卻煩惱。弘一法師的書法亦屬「逸品」，書風使觀眾清淨自在。

《華嚴集聯三百》是弘一大師循道侶之請、而將《華嚴》「割裂經文集為聯句」的。佛教對三寶的敬奉有詳盡的條律，其中尤其是對法（經）的敬奉猶如面對佛菩薩。明滿益大師說：「展卷如對活佛，收卷如在目前，千編萬編，寤寐不忘，如是乃能獲讀經之實益也。」<sup>39</sup>所以對經文更是絲毫不能篡改，否則「便成謗法之重咎矣」。但弘一大師之所以能且敢割裂經文，重新集聯，正說明他將華嚴教義了然於胸，為「恆順眾生」而寫《華嚴集聯三百》。仔細讀《華嚴集聯三百》，即使割裂經文也不影響如來本意。他所手書的《華嚴集聯三百》的法書已成為中國書藝界中的傳世之寶。

<sup>36</sup> 曹布拉主編，《弘一大師藝術論》（杭州：西泠印社，2001年），頁234。

<sup>37</sup>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臺北：東大出版社，1993年），頁160。

<sup>38</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十冊》，頁35。

<sup>39</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演講錄》（上海：上海佛教居士安養部版，出版時間不詳），頁101。

《華嚴集聯三百》影響了許多文化人：如朱光潛先生說：「我自己在少年時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這個理想的形成當然不止一個原因，弘一法師替我寫的《華嚴經》偈對我也是一種啟發。」<sup>40</sup>馬一浮先生說：「今觀大師書（《華嚴集聯三百》）精嚴淨妙，乃似宣律師文字。蓋大師深究律學於南山，靈芝撰述，皆有闡明。內薰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sup>41</sup>釋瑞今法師說：「《華嚴經集聯》亦為弘公所選。句義深邃，字體秀樸，盡脫俗氣，可為書法家之臨本。」<sup>42</sup>而陳慧劍先生所說：「弘一大師之沈潛於《華嚴》之海，是非常有藝術美感的。因為《華嚴》世界充滿「美」的想像，充滿了千萬支彩筆所無以言宣的境界。」<sup>43</sup>

弘一法師與高徒豐子愷合作的《護生畫集》第一集，由上海開明書局出版。出版後引起讀者歡迎。當時的佛教界，更是廣泛的流傳。由於一度允許翻印，第一集出版後，就有 15 種版本之多。中國保護協會將其翻譯為英文，甚至在印度《護生畫集》也被翻譯為當地語言。<sup>44</sup>由此可知弘一法師的書藝作品《護生畫集》十分受到世界各國的讀者青睞。

同樣地，弘一法師的《華嚴集聯三百》與出版商、藝術家合作製作冊頁精裝版本。請書法學者於網路頻道講解《華嚴集聯三百》在中國美學及佛法修持的意義。相信更能滿弘一法師「惟願後賢見集聯更復發心，讀誦研習華嚴大典，以茲集聯為因，得入毗盧淵府，是尤余所希冀者焉。」<sup>45</sup>之願。

## 參考文獻

### （一）佛教典籍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 R2, T10, no. 279。

### （二）專書、論文

朱光潛，《談美》，臺北：彩虹出版社，1986 年。

李璧苑，《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sup>40</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十冊》，頁 160。

<sup>41</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十冊》，頁 215。

<sup>42</sup>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 第十冊》，頁 223。

<sup>43</sup>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6。

<sup>44</sup> 周慧珠，〈假善巧寄其惻坦藝術為方便 人道為宗趣 傳唱護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73 期（2013 年 5 月），頁 31。

<sup>45</sup>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一》，頁 131。

- 杜忠誥，〈弘一大師書藝管窺〉，《中國書畫藝術研討會 2013》，臺北：台灣畫院，2013 年，頁 151-167。
- 杜忠誥，〈是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弘一法師書藝讀後〉，《弘一法師翰墨因緣》，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02-103。
- 周慧珠，〈假善巧寄其側坦藝術為方便 人道為宗趣 傳唱護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73 期，2013 年 5 月，頁 30-35。
-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臺北：東大出版社，1993 年。
- 侯秋東主編，《弘一大師人格思想論文集》，臺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2008 年。
- 夏丕尊，《弘一大師永懷錄》，臺北：龍樹出版社，1991 年。
- 夏宗萬編，《弘一大師遺墨》，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年。
- 秦啟明編注，《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曹布拉主編，《弘一大師藝術論》，杭州：西泠印社，2001 年。
- 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1987 年。
-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 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法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 釋弘一，《弘一大師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11 年。
- 釋弘一，《弘一大師演講錄》，上海：上海佛教居士安養部版，出版時間不詳。
- 釋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出版時地不詳。
- 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 卷一》，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 年。